



我畫的不是甘肅的玉門關，是埔里的玉門關。

埔里是盆地，四周皆山，在東北方山區，有一條溪叫種瓜溪，溪流穿越一處山谷，兩邊

有峭壁，河中有巨石，巨石在陽光照耀下，反白如玉，加以峭壁像隘口，因此有玉門關之名。

這裡，我來過無數次。第一次來時，我就驚嘆這裡如此美好，巨石如平台，可坐可躺。峭壁如高牆，樹根盤錯其間，極富趣味。溪水清澈，魚群不斷。溪邊坐坐，異常舒適。我每次來，畫水彩或素描，環顧左右，下望溪底，處處皆有理想構圖。

我第一次來是在十幾年前，那時候還一片荒蕪。近幾年，有關單位似乎注意到了，鋪設步道，修建拱橋，四周環境也已清理乾淨，成了埔里最佳郊外遊憩景點之一。

一天，我寫生完畢，獨自靜靜地盤腿坐在巨石上，腦子裡泛起一些有關玉門關的詩句：

明月出天山

蒼茫雲海間

長風幾萬里

吹度玉門關

李白寫的是玉門塞外的蒼涼。

又想起常為人傳誦的王維詩句：

勸君共進一杯酒

西出陽關無故人

陽關不是玉門關，應是玉門關相近的關口。

埔里玉門關，毫無如此蒼涼之意，我想原始命名者，只是取其玉門之字義而已。取古時名關名，對新景點，頗有迅速傳播之效。

著名的景點，往往人多，人多常常掃興。像這種新關的偏遠景點，才真正是休假遊憩的最好去處。

■

玉門關

◎圖文／孫少英